

蘇聯第二次大戰

方 正 譯

蔡 葵 士 著



新 生 命 書 局 發 行

蔡葵士著

方正譯

蘇聯與第二次大戰

新生命書局發行

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廿五日出版

蘇聯與第二次大戰

(社會與教育社叢書之十三)

——實價大洋三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著者

蔡葵士

翻譯者

方正

發行者

新生命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寶善里

新生命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太平路
北平琉璃廠
武昌橫街頭

新生命書局

門市部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新生命書局

一 緒言

關於蘇俄，我們現已不愁缺少新聞資料了。固然，那些新奇字眼——代表新舊各種力量與人類動力，出人意外之混合的新奇字眼——如五年計劃、實業化的坦坡（tempo）、農業集團化、文化革命與技術的克服、教育實用化（Polytechnisation of Canection）（若照字面譯則為教育包含多種技術化）、以及『柴油機』（Diesel engine）的得勢等等，依舊帶着幾分新奇的意味，不過如今有一事却已十分明白，就是——布爾塞維克在社會及經濟組織上所作實驗的一

大部分，已經可以說是共產主義的功績。這就是如同說：這實驗的一大部份業已形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型態了。大概在未來的一段時間當中，蘇聯制度在某幾種事物上仍將繼續其試驗，尤以個人自由方面爲然。但無論如何，蘇聯制度確已進入與全世界挑戰的境域，則又爲有目共見，不容置疑。

這已是非常明白的事實，我們要想裝聾作啞，佯作不知，也是無用——我們英國或者是最不作這樣想的罷。那種自己欺騙自己，如駝鳥見人追擊而趕快把頭往土堆裏埋藏的最愚蠢不過的方法當然太不體面，但不幸這是一般英國人對於蘇聯一向所持的態度，而同時英國的經濟狀況又已到了這樣嚴重而危急的地步，不容我們再事保持那一向的態度而拖延下去，否則恐怕真將前途不堪設想了。只是一味地把莫斯科的救世福音置若罔聞不加可否，恐怕其結果將比正面反對還要不好。實實在在，我們不能老是這樣坐享清福，掩耳不聞蘇俄的事，因爲這一點

清福要以不太小的代價來換得，牠不但會予蘭開夏、南威爾斯和克萊德（Clyde）等處加倍的煩惱，會予白屋街（Whitehall）更多一點的不安，牠簡直會使整個英國發生混亂。總之，英國的政治家們不能像三歲孩童的自己哄自己，躲着不去和那般可怕的布爾塞維克們周旋一下，要就除非他們爲的求自己的驕傲和優越，繼續維持下去，而不惜以整個國家供其犧牲，倘真如此，則我們又復何言！

蘇聯向全世界的挑戰，僅爲時間遲早的問題，而不是根本有無的問題。不消說，最好還是早些發作，因爲就連一般經濟專家也已有出危機的來臨而深爲恐懼。他們覺得我們目下的經濟制度，其已在敗毀中的構造，不久將因在這個貧窮世界當中的『過剩生產』的無法解決而終於傾覆到我們的頭頂上來。若夫對於上述的這個挑戰將以何法去應付的問題欲加肯定則勢不得不一考馬克斯之學說，尤其要緊的是下面的這個立論。即基本的經濟改變不能少去武力的社會暴動。不過

直至如今，這樣的一個立論，却不是普通一般社會主義者，尤非英國的社會主義者所能賞識，猶之乎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的宣傳家之於國家統制說一樣。英國的社會主義者辯白道：英國畢竟是英國，按步就班的特性乃英國政治習慣中之骨髓，牠是萬難去除的。

也許是的。但愚見以爲：即令俄國的情形有牠自己獨特的歷史關係，即令英國從來沒有突然地採用過任何試驗，即現在亦復如此，但不久的將來，馬克斯的這樁案子總得要我們拏點勇氣出來研究一下。本文目的即在此，但僅屬消極的作用而非積極的作用。我們是要討論：怎樣去避開蘇聯的挑戰，不是要討論，怎樣去應付牠。

蘇聯的挑戰不當以戰爭爲其解決的方法該是衆口一辭的最高理想罷！

戰爭嗎？人非白痴，有誰渴望與蘇俄打仗或與其他任何國家打仗——至少在

英國，沒有這種人，除掉那幾位生來好打架的另當別論。我們好享清福的人也許會補上一句『和那些混蛋的法國鬼也犯不着打』。『嘿，有誰願爲戰爭而犧牲，』他們接着說，『我們英國，沒有人想炸毀克列姆林宮，沒有人想把所有的共黨捉來槍斃，也沒有人想用毒瓦斯去毀壞蘇聯的集合農場。你想我們要跟足有一洲大的俄羅斯開戰嗎？不，那兒的話。和平的意識現在英國正是甚囂塵上，深入人心。其勢遠過往昔多矣。我們大概是準備實行軍縮了。幾年之前，我們對於布爾塞維克的感覺如何，我們現在不問，別人家對於布爾塞維克的感覺如何，我們現在也不問。英國反正是站在和平這一方面，決無錯誤，決無含糊的。況且挑戰也好，不挑戰也好，我們何苦爲了這事而亂動干戈呢？』

以上這一大段話，倒是很有道理的。就我們目下的情形而論，和蘇俄開戰簡直是太不可思議的事了。照這樣說，我們不是可以高枕無憂了嗎？不過，在認定

與蘇俄開戰全爲過慮之前，我們却有明白以下兩點之必要。一、假定有上述的戰事發生，決用不着英國單獨自己去對付蘇聯。二、就以往來觀察，戰爭固非衆人所歡迎，但其爲經濟原因上之一種需要，却甚明顯。戰爭之爆發，與其說是由於『人民的意志』——說是由於政府的獨斷行動自然離題更遠——這樣一個空泛的東四，倒不如說是由於許多經濟利益的衝突。同樣，戰爭之避免，與其說是由於人們愛好和平之情感，倒不如說是由於相互間之經濟諒解。概括地講，戰爭是起於許多複雜的因子而非由於一個單獨的原因。本來在這許多因子當中，也許有幾個是並非卑鄙的。不過在現代文明國家當中的戰爭，其原因却全都以經濟條件爲斷，這又是不容我們否認的。那些和平主義者盲目地謳歌和平主義之偉大而不肯稍着眼於國民經濟之許多對立現象和那些坦白事實，他們的那種昏迷不堪的唯心論，爲害之大，即與窮凶極惡標榜侵略主義的政治家的好戰性比較，也是時常有

過之而無不及。所以，現代歐洲的和平問題簡直就是國際間經濟妥協與合作的問題。

今日歐洲已組成若干敵對的武裝營壘，其原因即在各國間之缺少一種經濟諒解有以致之。如今敵對的陣勢已極嚴肅而顯露了。誠然，自凡爾賽條約以還，全歐戰爭空氣之復趨濃厚，那種各各秣馬厲兵爭先恐後的情景，恐未有甚於今日之局勢者。這種敵對的空氣本由商業競爭一手造成，今但聞官方之闢謠，或徒見民衆方面對於和平維護之真誠而私心竊喜，豈非咄咄怪事？不幸，破壞和平的力量大都不以人意爲轉移的。

這一層道理，布爾塞維克的領袖早已明白，而同時那偌大的蘇聯民衆也已得到前者的訓示而領略及之。共產黨根據今日的歐洲局勢，確信不久的將來，戰爭必會發生於歐洲，無可避免。同時，無論戰爭是因何而起，但結果將成爲大家來

對抗蘇聯的形勢，則亦事之無可避免者。他們雖然明知歐洲各國的重隊還不能佔蘇聯的整塊疆土，但能予蘇聯以無限量的損害，却爲意中事。共產黨真是畏懼這樣的一場戰爭的來臨，在過去他們畏懼着，如今他們仍舊畏懼着，而且加倍地畏懼，這沒有別的，就是因爲這樣的一場戰爭將於他們大有不利，恐怕過去三年的苦心和犧牲，頗有毀滅於一朝之虞。可是共產黨人卻偏深信這一場惡戰的無可避免。他們覺得：這場戰爭不但爲仇視布爾塞維克主義的一切勢力所支配，實更維繫於以下的許多條件：如資本主義的危機、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對於國際資本主義的威脅、資產階級社會之整個結構的崩潰、和那很重要的唯物史觀的法則等。共產黨人把這種認識奉爲金科玉律，不讓人家對他發生一點懷疑。

在一九二七那一年，共產黨曾經一度爲了對於歐洲之一國或幾個進攻的恐懼而机阻不安，當時他們那種機警的神情瀰漫全國，有時其神經過敏之處誠堪令人

發笑。凡在那年之後到過蘇俄遊歷的人們，沒有不感覺到以下這一件事的，就是蘇俄人民均一致確信：對抗蘇聯之戰爭就要在未來的幾年之內發生而萬難倖免。

蘇俄人民對於戰爭的預測既如上述，但和這種心理互相對照的卻有一般外國人的適成反比的觀察，至堪注意。這些外國人簡直把戰爭這回事當作耳邊風，目爲無稽之談。他們舉出由唐寧街或蓋陀賽（Quai d'Orsay）對蘇聯宣戰的一些實在的阻礙。這些從蘇俄遊歷歸來的外國人於無意中也觀察到蘇俄人民對於戰爭的機警心理，他們說：『蘇俄的人民相信不久又要有大戰發生了，並且這一次將爲對抗他們的，』接着他們便隨意地述說莫斯科電車之擠擁情形，或蘇俄的離婚程序。但是誰要是近幾年來常常閱讀蘇俄新聞的，或是曾經聽到蘇俄的共產黨人和非共產黨人沈靜地討論着下一次的大戰的，抑或是曾經目擊例如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種種活動當中的特點的，都決不能作那樣清閒的觀察。不過從前，那些共

產黨領袖，那些在政略上其老練決不讓於歐洲外交家的共產黨領袖，也許是會爲防禦與宣傳的雙重目的而故意這樣大吹大擂，一若戰爭之將臨，這倒也是極可能的。可是現在情形又有些不同，假如那些不肯相信戰爭會發生的外國人，肯不憚煩地去一領教今日這些共產黨領袖所抱的觀點，我敢保他們不會將戰爭的恐怖言過其實，而同時，對於歐洲的軍事上的準備和蘇聯之防禦上的預測這一個遙相對立的景象，我也敢保他們不會像先前的那樣安閒自若而漠不經心。

維護和平的人當中，能够注意到共產黨對於歐洲未來戰爭之經濟原因的分析的人，實在太少，這誠屬不幸，但那些歐洲政治家，對於蘇聯之戰爭心理其於歐洲之軍備與和平之前途的影響上，也同樣地漠不關心，置若罔聞，則其咎難辭了。

依我看來，共產黨的經濟分析與蘇聯戰爭心理的影響這二者的重要，此間沒

有多少人能領略。經濟分析的真理，或其中所包含之真理份子，終究是會自然而然地爲我們所注意，而且就是晚一點認識牠也無關緊要的。但說到蘇俄對於歐洲未來戰爭的恐懼與預測可就不能同日而語了。有時，共產黨們自己也會希望他們的那種論理是不完全對的，他們正是已不得當戰爭爆發時，蘇俄能夠保守中立，他們更希望戰爭只是歐洲各國互相廝殺的事情，且在牠們因同仇敵愾與利益衝突的場合之下，不能對蘇聯採取一致的行動。不過他們可又覺得這種希望太渺茫了。他們究竟覺得歐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輪到末尾還是會一時捐棄成見而共同對抗布爾塞維克主義的。這樣的好終局也許還要等待些時日，不過在四方充滿着激動空氣的場合之下，蘇聯的中立恐怕不能保持多久罷！總之，第二次大戰的焦點必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兩個世界的最後決鬥：那就是共產黨之分析的第一個而也就是末一個的真理所在。

讓蘇聯存着一種心理以爲對抗他們的戰爭不久即將爆發，真是萬分危險的事情。雖然他們的那種見解有許多地方應由他們自己去負責，但是我們局外人也並非沒有貢獻他們許多足以助其見解之形成的材料，所以事情不是單方面的，我們須由雙方去觀察才對。因此之故，我認爲最好將我們的工作分爲如下的三部：

一、對於現下正在蘇聯流行的那種戰爭心理，試爲概括的紀述；二、對於從歐洲武裝干涉直至最近布爾塞維克信世界革命之可望實現的一個時期當中，布爾塞維克與歐洲間之衝突，就其原由之較爲重大者，加以審慎的探討；及三、把蘇聯對於歐洲的軍縮與和平工作，尤其是像行將於本年二月三日（指一九三二年）在日內瓦召集的軍縮會議所能給予人們的一些機會，其在恐懼與見解方面的實際表示，試爲較詳的論述。

軍縮會議，在最近時間的限度內，或者還能求得一種和平解決的方案而不致

完全無用。軍縮會議有力確定下面的這一件事，即：蘇聯對於戰爭的預測——無論其爲一開始即爲反布爾塞維克的戰爭抑或是逐漸才變成這樣的一種戰爭——是否爲根據目下歐洲的軍備和陣容而下的一種合理的解釋或推論。倘如歐洲慨然地實行軍縮，則一切經濟上的衝突，就可迎刃而解。就算退一步而假定不能完全解決，也至少可到無關大體的程度了。但是使歐洲不能，或定不肯實行軍縮，則經濟上的衝突又勢不能不早晚取決於砲火與血之一途了。

但是蘇俄對世界的挑戰不能就這樣地消滅的。恰恰相反，恐怕還要發生了歐洲大規模的戰爭，結果將促發東方國家及各處的大革命，並促成世界共產主義之新紀元這是無可懷疑的。那些明白的布爾塞維克不是不明白這個道理。不過那些明白的布爾塞維克是揀選犧牲最少的一條路走的，所以在這一層，他們並不比那些明白的歐洲人不謹慎。在布爾塞維克看來，在歐洲的遺址上重建共產主義

或其他事物，究竟不是能令人滿意的事。